

冻海冰河

老 臣

—

孪生兄弟攀登、攀跃，气喘吁吁奔回海边的时候，鹅毛大雪已落得纷纷扬扬，整个世界一片雾茫茫的白。他们在冰沿上收住步，呆愣住了。冰车呢？他们的冰车呢？不见了，不见了，飘飘洒洒的雪花抹平了海面上全部的裂缝，他们早晨登陆时掩藏冰车的冰隙无影无踪。

“哥哥……”攀跃眼睛里涌出泪花，他不知所措地望着和他一般高矮、一个模样的哥哥。黄昏已经提前来临，铅灰色云层把天空压低，哥哥攀登的团团脸在狗皮帽子下呈现出雾色。

“走，找找吧。”攀登没忘记自己是哥哥。虽然他只比

弟弟早来这个世界四十二分钟，但即使陌生人也一眼就能认出他是哥哥。大概是因为他始终扮演哥哥的角色吧。

“咋找呀？”攀跃的眼泪就要摔下来了。雪花扑在脸上，仿佛乱撞的蛾子，让他狗皮帽子间裸出的半块脸痒痒的。他想哭。

攀登不理弟弟，大步迈上凝冻的海面。脚下一滑，他棉胶鞋里的趾头赶忙扎撒开，加强和地球的联系。他大概辨出了方向 海滨有座凉亭 六个檐角缺了一个 缺角正指向他们掩藏冰车的的地方。他用手遮着前额，瞄着那个模模糊糊的断檐，用脚趟着雪走，滑溜溜的。忽然，鞋跟儿一咯 他知道踩到了冰缝 猫腰去掏摸。雪凉沁沁的 但冰缝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撩了满把腥气。

“没埋这儿吧？”攀跃直着身问。

攀登不答，只管沿冰缝向前，划一路不规则的曲线。雪沟犁出五六丈远，并没有惊喜的发现。

“肯定是让人偷走啦。”攀跃嘟哝着，学着哥哥的样子，沿冰缝向另一个方向走。他也一无所获。

攀跃站起身，回望陆地，缺角的凉亭更加模糊。他瞄着断角，又往海深处走。脚再次趟到一道冰缝，他扒开浮雪去寻找，仍是一无所获。

雪花扑簌簌落着，海滨空空荡荡。夜色已悄悄地撒落硕大幕布。攀登望一眼弟弟 回头望海的深处 瞄准方向，碎步向前跑去。

“哥 咱就这么回家？”攀跃跟在哥哥后面 重复着哥

哥的动作。海岛上的孩子都有跑冰的经验，脚板起落要稳，步子不能拉大，否则，冻海摔起人来毫不客气。

“快跑吧。”攀登说，步子慢下来，等弟弟和他挨肩时，再一同加速。

“哥，二十多海里呀，滑冰车也得一个小时。”

“快跑！”攀登说。

攀跃闭紧嘴。顶着风雪，一张嘴呛得嗓子眼儿辣丝丝的。

夜幕下渤海辽东湾冻得硬邦邦的冰面上，两个一模一样的少年，在风雪中奔跑出雪鹿似的姿态。

二

海岛那么遥远，遥遥无望。

雪越落越猛。冰面上不时传来“咔咔”的冰冻声，让人心惊肉跳。“扑簌簌”的雪声四下里喧哗，让人听觉麻木。宽阔的冻海混沌一片，雪雾蒸腾，挟裹着海洋深处刮来的潮气，有些发苦。孪生兄弟跑到冻海深处时，身上已蒸腾出黏黏的热汗。他们先是打开紧捂着的两扇狗皮帽耳朵，然后又敞开紧裹的腰带，但潮气仍从周身每一个毛孔中渗透出来，整个人好像变成一个滚烫的锅炉，要散尽全部的热量。

“哥，咋还不到呀？”攀跃气喘吁吁。

“跑吧，会到的。”攀登应着。他在默默数数，一步一步，但数着数着，就忘了自己数满多少个一千，反正已经离大陆老远老远了。黑暗中一片迷茫，海岛的影子迟迟不肯出现。

“咕咚——”身后传来一声响，是攀跃摔倒了。攀登赶紧收住步，双脚前滑一丈多远才停下来。“弟弟！”他冲身后喊。攀跃“唉哟、唉哟”叫着，在黑暗中爬了过来。

“你没摔咋样吧？”

“没。”

“好，快过来。”

攀跃过来，哥哥赶忙去卸弟弟肩上的背包。弟弟挣扎了几下，背包还是到了哥哥背上。

“快跑，该到家啦。”哥哥说。

“咱妈说不定咋着急哩。”弟弟拖着哭腔说。

“那咱更得快跑。”哥哥说。

于是，孪生兄弟手牵着手，冻海在脚下动荡起来。

但海岛似乎变得十分遥远，咋就不能几步跑到呢？晴天里望，大陆上的铁塔、楼群都那么清晰，夜里，还看得见首山顶上一闪一闪的航灯。兄弟俩早晨登陆时多么轻松。木头冰车的钢条在光滑冰面上犁出清脆的响声，冰锥舞动，风在两人耳边“呼呼”刮起。玩笑之间，他们就跨过了遥遥冻海。出门时，东方刚泛红，登陆时，日头刚好在海线那边冒嘴。可是，离开冰车，海路就突然拉长，很长很长。

“哥，你说咱妈在干啥？”攀跃牵着哥哥的手，气喘吁

吁地问。

“早把被子给咱焐好啦。”攀登也气喘吁吁地回答。

“我到家就往热被窝里钻。”

“噢。”哥哥应，他也想到了家里的土炕，温暖地散发出沙土的甜腥味儿，仿佛冻海开化时的春天的气息。

“哥，咋还不到啊？”

“别说话，跑。”

大海在冰下喘息，不时撼动着，发出憋闷压抑的“啞啞”响声……

三

攀跃再次摔倒的时候，攀登才相信了自己的感觉：他们迷路啦！

没有表，但凭与爹夜渔的经验，按他们疲惫的程度掐算，早该踏上海岛啦。可空气中没有海岛特有的土腥味儿。雪花照样团团卷卷，天空低低地压着，冻海无边无沿，海岛杳无影踪。

“哥呀！”攀跃大哭起来。

“孬种，起来！”攀登去牵弟弟的手。但攀跃仿佛一汪泼在冰上的水，生了根，哥哥没能拖起他。

“你找死呀！”攀登大骂。

“哥呀，咱再也看不见妈啦！”攀跃瘫坐在地上，干着

嗓子嚎。

“起来 起来！”哥哥去踢他。弟弟终于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。

“咱往哪里走呢？”攀跃在风雪中叫。

是呀，往哪里走呢？攀登抽搐下鼻孔，突然嗅见一股熟悉的腥味儿，那是久违了的海水的气息。少年打个冷颤。水腥味儿和土腥味儿不同，久居海岛的人都有这种经验。难道挨近了海水吗？海湾是封冻的，但距陆地四十海里以外，海水只结冰凌，没有冻严，冬天苍白的阳光下，发出苍绿的颜色。越贴近海水，冰面越薄，人踏在上面，随时会随浮冰一起塌陷。

“快 起来 往回走。”哥哥叫，连拖带拽，和弟弟一起踉踉跄跄往回走，冰雪上有他们新踩出的脚印。

雪花搅拌成尘雾，在无遮无拦的冻海上撒泼打滚。潮湿的雾气迈着猫一样无声无息的脚步，四处窜跃。雪尘似乎想把雪面彻底抹平。旧脚印越来越模糊，他们走出一段，面前便只剩下平展的空旷。

“哥 咋走呀？”弟弟的身体打着抖颤。

是呀 咋走呢？他们伫立的地方，一面是大海，一面是陆地。阴郁的天空，飞舞的风雪让他们失去了方向，辨不清东南西北。他们的家，那个小小的海岛，好似一叶丢失在茫茫大海上的舢板，让他们往哪里去呢？

攀登摘下帽子，雪花立刻扑在光脑瓜上，并马上融化。他想嗅见水的腥味儿。从陆地启程时，辨得清是南风，那

么，背风走肯定能登上大陆。但谁知是否已变了风向呢？十二岁的哥哥也颤抖起来，心里乱得像是长满茅草。但他努力咬紧牙，不让牙齿磕打出响。

终于，攀登再次捕捉住海水的腥味儿，那是海洋的气息，散发着鱼类和扇贝的体香。他重新戴好帽子，往相反的方向走去。

于是 冻海又在两双脚下颤动起来。

四

孪生兄弟双双摔倒的时候，风势正在减弱。大片大片的鹅毛雪变成雪糝子，天空仿佛巨大的筛箩，雪粒砂子一样生硬，打得皮肉生疼。他们趴在冰雪上，久久不动。

“起来，弟。”哥哥叫。冰冻的大海仿佛加大了对身体的引力。攀登看见阳光在头顶上照耀，他和弟弟亲手堆塑的雪人，正在吱吱地消溶。难道自己也要变成一汪水，成为冻海的一部分吗？

“哥，哥，我起不来，起不来呀！”攀跃在叫。他没有哭，自打接受了迷路的现实，他就不哭了，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。

兄弟俩躺在海冰上，雪正在覆盖着他们。两人距离一丈多远。哥叫：“弟，来呀！”弟弟叫：“哥，来呀！”两个少年，像两条在冰上挣扎的鱼，都探出手，都往一起够。雪雾

团团卷卷 迈着猫一样轻的脚步 诡秘地望着他们 包围他们。

两双手终于握到一起。哥说：“弟，起来！”弟说：“哥，起来！”孪生兄弟相互支撑，终于在风雪之中站立起来。

“哥，咱是在哪儿？”

“海上。”

“离咱家多远？”

“不远。”

“咱喊吧，喊咱妈。”

“喊吧。”

于是，雪中的冻海之上，响起兄弟俩的喊声。

“妈——”

“妈妈——”

喊声随雪尘团团卷卷，很快就随黏稠的雪雾一起冻在海面上。

五

风停啦。雪粒子不再抽打得人皮肉生疼，天变得冷冽起来。那是潮腻腻的寒冷，透着一股浸入肌肤的潮气。但是，兄弟俩却在这时发现了希望。不远处，海面上突起一个硕大的鼓包。攀登马上想到，那里有一座冰窟。海面上有许多这样的冰窟，那是礁石形成的。大海封冻时，先是

海面上结满冰凌 涨潮时 给海浪推送 在礁石上堆积。随着寒冷的加剧，冰凌越聚越多，突起的礁石上就突起巨大冰坨。随着潮涨潮落，海水贴着礁石上浸，在冰与礁石之间 形成隔离层 就是冰窟。

兄弟俩相互搀扶 走向冰窟。果然 他们扒开浮雪 哥哥用脚一踹，身体随着冰块子塌陷下去，落在了礁石上。他一阵喜悦 赶紧叫：“弟，下来！”于是 兄弟俩都躲到里面。潮水落去 礁石湿漉漉的 发出沁入肺腑的腥味儿 透出暖洋洋的气息。

“哥 这是哪儿？”攀跃紧贴着哥 问。

“大海呗。”

“我还不知道是大海吗？”攀跃嘟哝道 他不再说话，想坐在礁石上，沉沉地睡上一觉。但他身体软下去时，屁股上挨了一拳。“别坐下 你找死呀！”哥哥吼。

“哥 我 好饿！”攀跃小腿打颤 努力站稳。这座冰窟不大 刚好有他个子那么高。

攀登叫一声，赶忙摘下书包。他去里面掏面包的时候 也掏到了蜡烛 十二根 整整十二根呢 还有火柴，一种特制的杆儿长长的火柴。

哦 原来 那是他们的生日蜡烛 那火柴也是为点生日蜡烛特意购买的。

他们购买蜡烛和火柴纯属偶然 但正是这偶然给了他们希望 使之与黑暗、寒冷、恐惧抗争下去。

事情的起因是一次“手拉手”活动。

海岛小学与大陆县城第二小学结成了“手拉手”的关系。作为五年级学生的攀登和攀跃，因此拥有了一个硕大的书架。那是县二小五年级一班全体同学捐赠的。海岛五年级学生只有孪生兄弟两个，那些书当然全部成为他们的财富。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书呢，足足有三百本。

该回报城市同学点儿啥呢？兄弟俩开始积攒各种各样的贝壳、漂亮的海星星、五颜六色的石子，并且悄悄酝酿一次大陆旅行计划。寒假的第三天，他们终于有了这次大陆之行。

他们掩藏好冰车，走进县城，找到第二小学，正好遇见值周的五年级一班同学。值周的同学十分高兴，马上打了许多电话，通知海岛来客的消息。空荡荡的五年级一班教室，很快变得热闹起来。有一位叫鲁冰冰的女孩儿这天过生日，为了欢迎海岛来客，她特意把晚上举办的生日晚会改到了中午。拉上窗帘，点亮烛光，海岛少年在新鲜的生日祝福歌中陶醉啦。

“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他们用唱拉网号子的嗓子，和城里同学一起唱歌，一起鼓掌，看鲁冰冰鼓起嘴巴，吹灭十二根生日蜡烛。就在那烛光之中，他们想到了自己的生日。那个叫鲁冰冰的女孩儿，只比他们大一天。第二天就是兄弟俩的生日，差点儿给忘掉！

兄弟俩以前是怎么过生日呢？妈妈不过是给他们每人煮两个红皮鸡蛋。城市女孩儿的生日烛光，让他们发现了生日的快乐！

告别‘手拉手’朋友 孪生兄弟走上城市的街头 他们都产生了那样的想法，就是也给自己搞个生日晚会，也点燃十二根蜡烛！

可是，在买蜡烛之时，兄弟俩发生了争执。弟弟要买小巧的红红绿绿的生日蜡烛，哥哥则想买十二根茁壮的红蜡烛。当然哥哥的意见正确，十二根红蜡烛吹熄之后，还可以在停电的日子照明，一举两用。尽管弟弟嘟哝不点生日蜡烛没意思，可还是心里透着股高兴劲儿，毕竟会有烛光摇曳的生日晚会啦。为了讨论谁先吹灭蜡烛，小兄弟俩甚至在城市街头争吵了一会儿。不过，他们很快统一了意见 那就是一齐动嘴……

冻海之上，攀登摸着蜡烛，心里立刻亮了起来。他颤抖着手，抖嗦嗦擦燃火柴。火苗蹿跳着，照亮了两张一模一样的面孔。

蜡烛着了 照得冰壁晶莹剔透 照得礁石发出湿润的光泽。兄弟俩在烛光里对视一眼 发出了一模一样的笑来。

冰窟之外的风雪 离两个少年远啦。

六

孪生兄弟开始吃面包。那是县城推板车的小贩卖的粗糙的面包，虽没有洁白的奶油，仍然在冰窟里飘散出醇香的气息。他们吃几口面包 探手去外面抓几把雪 寒冷、

疲惫、凶险、绝望，一切不祥的感受都离他们远啦。

“哥，鲁冰冰的手真白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她说话咋那么轻呢。”

“噢。”

“哥，现在该到咱的生日了吧？”

“到了吧。”

“咱妈说不定咋着急呢。”

“噢。”攀登应付着弟弟。平日里就是这样，在快言快语的弟弟面前，他总是显得有些沉默。

“哥，咱唱那支歌吧！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攀跃忽然唱了起来。唱着唱着，他脸上浮现出陶醉的神色，仿佛回到了城市的生日舞会上，看见叫鲁冰冰的女孩儿鼓着红润双唇，一口气吹熄十二根彩色的蜡烛。

可是，烛光中，攀登停止了咀嚼，撩起狗皮帽耳朵，贴近冰壁聆听。

“哥，咋的啦？”攀跃问。

攀登三口两口吃下面包，没有吭声。他麻利地收拾好背包，借着烛光，找到一块水桶般大的冰块，搬过来，轻轻敲打。冰屑纷纷落去，冰块渐渐成为空心。弟弟马上明白了哥哥的意图。

“噎，噎，噎。”终于，攀跃也听见了冰壁上透过的闷响，他的脸一下子变得像哥哥一样严峻。

“涨潮啦？”弟弟问。

“涨潮啦。哥哥应着 努力控制住内心的紧张感。

“噢…… 弟弟没有慌乱 只是轻轻地点点头。

潮水涌荡的声响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响。

七

李生兄弟被漫上来的潮水逼出冰窟，重新回到空旷的海面。

雪落得越来越稀疏 雾却更浓了 在少年身边 它们仿佛拥拥挤挤的猫群。

衣服、帽子 全让汗水打湿了 两人站在冻海之上 觉得格外湿冷。但他们没有恐惧，因为一柱冰灯与之相伴。蜡烛燃烧着，把水桶般粗的冰柱映得晶莹剔透。雾气中，火苗烧得蔫蔫的，似乎随时会被熄灭，但毕竟透出一股暖洋洋的气息。

兄弟俩已经商量好啦，他们准备在冻海上熬过这一夜。四下里一片黑暗，浓雾中似乎隐藏着万重凶险。他们不能再盲目地去寻找海岛和大陆，那样只能使处境更加危险。

可是，夜冗长得无边无际。烛火虽驱走黑暗，他们仍觉得心里恐慌。潮声在冰下涌荡，冻海似乎随时会瓦解成无数碎块。

家在哪儿呢？听不见妈妈的呼喊，嗅不见土炕温馨的

气息，兄弟俩那样孤立无援。他们怎么熬过漫漫长夜呢？

“哥 我好冷！”

“弟 咱跑步吧！”

于是，冻海上又响起了小哥俩的脚步声。冰灯在礁石顶上的冰块上闪烁，兄弟俩围着火光，绕圈儿跑。一圈又一圈，一圈又一圈，半尺厚的积雪渐渐踩实，变得溜滑，烛光闪闪，冰圈仿佛一个巨大的水晶环。

“哥 我困。”

“弟 现在是咱俩的生日。”

“天 啥时亮呢？”

“咱俩是凌晨生的 我比你早落世四十二分钟。”

“十二年前的这时 有咱俩了吗？”

“有呀！”

“哥 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“弟 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冻海上，响起了两个少年的歌声。

雪在歌声中弱了，但雾却把天与海搅得更加混沌。烛光中，雾气是无数颗窜动的细密水珠，不是冰珠，团团卷卷，不时闪动道道细小的、游动的霓虹，时而出现，时而熄灭。

“哥呀 我好想睡觉。”

“弟呀 快唱 唱呀！”

“哥 我困。”

“弟 你听 妈在给咱鼓掌 鲁冰冰也在鼓掌 你听 咱

爹 在南海的大船上 也听得见咱的唱！”

“哥 我唱。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
八

蜡烛燃烧着，越来越短，终于变成一汪凝固的红泪。海面上又是一片黑暗。已经烧掉了三根蜡烛，烛火仍未能把天空和大海点亮。雾气也仍然稠浊。

攀登在蜡烛熄灭的时候跌倒在冰面上。弟弟没有听见哥哥摔倒的声响。事实上，哥哥也没有发出声响，他倒下时 仿佛泼洒了一碗水 他倒得轻柔 无声无息。

“叭叽！攀跃绊在哥哥身上 也摔倒了。

“哥！”他叫了一声，可是 没有回音，哥哥像一堆软泥，没有发出声音。

“哥呀！”弟弟摇着哥哥的手臂 大叫。

“噢。”哥哥发出的声音 像一声虚弱的叹息。

“哥 哥呀 你起来 起来！”弟弟努力拖拽哥哥，但哥哥仿佛冻在了冰上。

“弟 火。”哥哥虚弱地叫。

“火柴 哥 火柴在哪儿？”弟弟冻僵的手去掏哥哥的口袋 但是 他没有摸到那印着长胡子老头儿的特制火柴。

“火 火！”哥哥叫着 想爬起来 但他觉得仿佛给抽去

了筋骨 使不上力气。

弟弟在冰雪中寻摸，在哥哥的脚边，摸到了硬硬的火柴盒。原来 哥哥眼见烛火将灭，下意识地去掏火柴，可脚下一滑，跌倒了，火柴失落在脚下。

“火，火！”哥哥的叫声里，火柴在弟弟僵硬的手中擦燃，冰灯重新点亮。摇曳的烛光中，弟弟搀扶起哥哥，两人一同奔跑起来。

“哥，别躺下！”

“弟，不躺下！”

“咱唱歌吧！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

微弱的歌声在冻海上响着，充满震撼的力量。

他们又一次摔倒了。哥哥大口大口地去吞雪，弟弟也大口大口地吞雪，嘴巴边都长了白色的冰霜，像两个白须老人。他们相互望望，都笑了，相互支撑着，又一次站了起来……

九

大风又刮起来啦。

浓雾仿佛夏雨欲来时的乌云，冻海上浮雪扬撒，雪烟旋转，风声凄厉。潮水在冰下撞击，发出沉雷般的闷响。烛火闪耀，照出风的狰狞，映出雪的凶猛。一股旋风骤至，

一下子把冰灯埋住半截，烛光渐渐弱了下去，火苗小得像一滴眼泪。小兄弟俩赶紧扒开积雪，让空气透进冰罩中。火苗蹿了几蹿，又拔高了一节。

小哥俩相互支撑着，又开始在烛光里舞蹈。

那是最动人的舞蹈 脚步踉跄 却不停息 身影摇晃，却不肯倒下。少年兄弟俩不仅仅需要战胜风雪、寒冷、恐惧 更要战胜自己。困倦、疲惫随时会把他们打倒 假如没有烛光照耀，没有两个生命的相互支撑，他们的舞姿又会怎样？雪与雾笼罩着他们，烛光仿佛是舞台灯，映照一场惊心动魄的演出。

他们想像着城市有暖气的教室，有洁白面孔的同学在唱着祝福的歌曲 他们也想像着爹爹 在空旷的大海上 摇一叶舢板夜渔 他们也想像着妈妈 把电灯移到窗前 照亮他们回家的鹅卵石小路。身边的世界因此亮如白昼。

烛光一闪一闪，那是对黎明的呼唤……

“哥 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“弟 祝你生日快乐！”

两个少年 就这样在凝固的波涛上舞蹈着 寒冷远离他们的身体 恐惧躲进雾的深处 并且 黎明悄悄地来临了。

“哥 我想妈！”

“弟 我也想妈！”

“那么多书还没看哩 哥。”

“咱有时候看的 弟。”

“祝你生日快乐……”